



# 怒放的姿态

■谢冬梅

六月的清晨，桔黄色朝霞在林立的高楼后闪躲游移，城市有了朦胧的光影和明暗。长长的街头，夹竹桃花枝从黑色的围栏内斜倚而出，霞光里，花朵饱满而明丽。

同事请假，儿子高考，她和她老公都准备去陪同。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，这是古时的高考。科举制度建立后，“鲤鱼跳龙门”的说法应试而生。

我只经历过中考，没有经历过高考。中考的考点安排在离我们学校很远的小镇，对于很少走出农村的我来说，小镇新鲜而令人好奇，我兴奋得几乎忘记学校组织我们来小镇的目的。

我们住在一家有阁楼的旅社，旅社外面的砖墙在风雨尘土的侵袭下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双开木门的绿色油漆被黑色油光侵占得若隐若现。旅社比路面低，只有上到二楼，在一个正方形箱子一样的小小木窗窗口，才能看见路上的车辆、商铺和行人。小窗没有窗页，空荡荡，小得不足以探出一颗好奇的头颅。

旅社可能原本只有一层，后来才用木板分隔为两层，楼上楼下都非常低矮，仿佛挺直腰背都有可能撞到头顶。楼板走得咯吱咯吱响，让人提心吊胆。我们用草席平铺在楼板上，一排排，昏暗拥挤。

第二天才考试，有的同学被亲戚带了出去，有的同学去镇上看热闹。我也想出去，通过小窗仔细观察可观察到的地形，然后鼓足勇气下了楼。在径直走向绿漆若隐若现的双开木门时，我停住了。出去容易，迈过门槛，踏上七八级高的石梯就到了小镇的街头。可是，怎么回来？同样的房屋，同样的石梯，我要如何才能准确地回到这扇绿漆若隐若现的双开门？我站在屋内，真想像下楼一样充满勇气。屋内潮湿的泥土地面并不平整，小小的坎洼像一双双偷窥的眼，它们随时准备把我拒之门外。

那一年，我十五岁，以数学满分、英语满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中专。

我沿着围栏前行，长长的街头因为一树一树枝影横斜的夹竹桃花，变得温柔和烂漫。

女儿高考那年，我也像同事一样，与丈夫一起陪同。女儿考试的学校离家较近，不用早早去学校周边抢酒店。也是像现在这样的清晨，路边的夹竹桃花开得如火如荼，我和丈夫一起送女儿去考点。网上说，孩子高考，母亲要穿旗袍，寓意“旗开得胜”。祝福是美好的，现实却还是让人有点尴尬，而我又是最不能消解尴尬的人。

上班早高峰，路上车辆很多，却很奇怪，路面总有半边空出的道路。原来有交警和红马甲志愿者，每隔二三十米一个，沿途指挥，所有车辆都主动避让送考车辆。我的眼眶瞬间潮湿，在家里，孩子是父母手心里的宝。这个时候，孩子是全社会是所有人手心里的宝。

爱人之心天下各异，而父母之心天下大同。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長聚集到学校坪前等候，花红火红，母亲们着红色旗袍，父亲们着红色T恤。

学校的大门打开，考生进入考场。在许许多多考生的身影里，我的视线如磁石般吸留在女儿瘦小的身影上。瘦小的她要独自承受高考的压力，用她并不壮硕的双脚勇敢地迈向考场，而我们，只能静静地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眼睁睁地，无能为力。我又一次眼眶潮湿。

我心里知道，无论考试成绩如何，她都永远是我最爱的女儿；无论考试成绩如何，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宠她照顾她支持她。然而，我还是忍不住地泪流满面。

六月的太阳徐徐升至中空，学校周围一片静寂。所有的车辆禁止鸣笛，建筑工地停止高分贝作业，深重的爱意弥漫在天地间。

回首长长的街头，斜倚而出的夹竹桃繁花似锦。六月，拼搏的六月，充满希望的六月，愿所有考生都像盛开的夹竹桃花一样，以怒放的姿态奔赴梦想。

我一直念想着去大美西北一游，这次终于成行。大巴驶出兰州城不久，导游便提醒大家，即将进入无人区。作为一个生活在山清水秀环境中的南方人，我对无人区是没有什么概念的。面对车窗前一晃而过的地形地貌，我顿生一丝莫名的感叹。一望无际的荒原，寸草不生，人迹罕至。灰暗天空下的荒漠，给人烙下荒凉的记忆，仿佛置身外太空的星球，时光停滞。

车窗外，时而艳阳高照，灼人双眼，时而风沙四起，遮天蔽日，让人感到寒冷、干热在轮换交替。高原缺氧让人昏昏欲睡，此时的我精神状态尚好，脑海中不时涌出几句边塞诗句：“五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寒”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我还想着快快看到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壮丽景色。有了这个意念，我便不断鼓励自己，穿越无人区，就能开启一段绝美的寻梦之旅，以了却儿时“西游记”的梦想。

车行数小时后，终于穿越了广袤的无人区，抵达一个名叫“移部落”的藏民聚居点。下车环顾四野，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，湛蓝的天上挂着几朵白云，一望无垠的草原与天边相连，成群牛羊在悠然地吃着嫩草，马儿在恣意地奔跑。一条高山雪水聚成的小溪蜿蜒在草原上流淌，金色的阳光洒在草原上，洒在终年不化的山顶雪原上，欣赏着这幅美景，升华了我对“人若如初初若世，天地我心空灵境”的理解。

“扎西德勒！”几位卓玛捧着洁白的哈达款款而来，为我们献上哈达，合掌祝福，一时间便让我们感受到藏族同胞的淳朴热情。我忙用刚学会的藏文敬语合掌躬身致以回礼。我们一行人在一位中年卓玛的引导下，来到她的藏房。进门便闻到幽幽的藏香。藏房面积约60平米，四面墙上挂满了精美的藏毯和唐卡，地下和桌凳上都铺着藏垫，房子中间放置了一个铝合金灶台，茶几

## 藏家卓玛

■卢小强

和矮凳围成一圈。我想，这个房间应是专门会客吃饭的地方。卓玛落落大方地请客人随便坐，不一会便端出用银碗盛上的酥油茶和藏族特色小食品，让大家品尝。看着她忙碌的身影，我更期待她给我们讲讲藏民族的风土人情。忙完后，她款款走到房中间，这时我才有机会端详她。她身着一件绿黑相间的藏袍，脖子上佩戴着绿松石和天珠项链，手腕上缠着蜜蜡珠串，腰间系着寸余宽的藏银腰带，胸前别着一枚党徽。高挑的个子，端庄圆润的脸庞，双眼发出祥和的光。卓玛给我们行了一个藏礼，然后微笑望着我们，开始讲述藏民族的宗教信仰、生活习俗、游牧劳作，直到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。她讲完了，我们之间心的距离也更近了。

我向她提了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你家供奉的是毛主席的画像？”听完我的提问，她眼神一亮，语气深情地说：“我家在解放前世代为奴，受尽压迫，是毛主席让我们农奴翻身得解放，还派来‘金珠玛米’给我们送粮、送被、送医、送药，让我们成为了主人。现在各级政府和各民族兄弟都来帮扶我们，改变了我们贫穷落后的境况，让我们一步步迈向了富裕的生活。毛主席就是我们心中大慈大德的活佛，所以我要供奉他老人家。”看着流下感激泪水的卓玛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
临别时，我将早就准备好的“红包钱”送给卓玛。她激动地说：“钱在藏区用不了多少的，大多都捐了去盖学校、盖医疗站、盖养老院，捐钱人的功德都记在藏民们的心里。”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草原的夕阳照在了她的身上，照出了她一身的华丽，而我以为在这华丽中最耀眼的是那枚佩在她胸前的党徽。

此时此刻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卓玛表现出来的真情、温婉、善良和坚毅的气质就是藏民族的精神内核。我真正体会到：此次西北之旅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。

## 二叔涂了“指甲油”（小说）

■李国栋

二叔中等身材，人很清瘦，却是个勤快人。

二叔年近四十才娶上媳妇，半年后即得一子。乡谚说：“三天没取名，定是好吃人。”二叔没读过书，但他认定儿子诞生的日子是天底下最喜庆的日子。二叔挠了挠头，红着脸说，干脆就叫喜庆吧。

二叔视喜庆为掌中珠，心头肉。喜庆也蛮懂事，会哄人，特喜欢玩，但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。

二叔练就了一个本领——会插秧，他是方圆十里知名的插秧高手。我亲眼见过二叔跟人家比试插秧，他插秧时基本不直起腰，握秧的左手紧挨水面，右手像鸡啄米般地起伏，眼睛只看插下的秧苗，两脚轮替且快速平行向后移动。人家插完一整排秧要稍事休息，他只需吐口痰就可开工。他的秧插得又快又好，所以每年的春夏插秧时节，正是二叔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，请他插秧的人家要提前半个月才可排得上号。

二叔省吃俭用，积累的钱全投入到喜庆身上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二婶在喜庆断奶不久就离家出走了，之后一直没有回这个破旧的家。

早些年，有人说在外打工时碰见过已经发福的二婶。二叔憨笑了一下，但没有去找他老婆，二叔把希望全寄托在喜庆身上。喜庆是村子里第一个本硕连读的名牌大学生。

二叔已经60岁了，身体已经驼背，请他插秧的人虽不如从前那么多，但他一年少说也要插30亩。他逢人就夸他儿子如何如何好，儿子博士毕业后在省建筑设计院工作，薪酬很不错，而且找了个大城市的女朋友，还是独生女。

喜庆曾说，春节前带女友回来看他。二叔在村头的老北风口连续等了四天，没有等到喜庆，自己却大病了一场。

春节的时候，喜庆的母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联系上了他。喜庆去见了妈一面，母亲身后的男人给他看了一张旧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那人的模样跟喜庆团员证上的照片一模一样。后来，喜庆从报上看到，那个人是个民营企业家长。

喜庆和女友是在6月2日那天回到了二叔家的。二叔早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了。亲戚和左邻右舍都来看他城里的儿媳。

的士车不能直接开到二叔家，戴着太阳镜的女孩

下了车，走进了喜庆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喜庆指认他们家的老屋，女孩吃了一惊，老屋竟然这么古朴简陋！

穿着连衣裙、打着小花伞的女孩在山村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爸！大老远，喜庆拖着长音叫了一声。二叔激动得眼泪婆娑，亲自在家门口燃响鞭炮。

女孩笑得灿烂如桃花，向来看热闹的人们一一分发糖果。

喜庆真了不起！还找了城里这么漂亮的女孩。围观的人们竖起了大拇指。

女孩感觉一切都很新鲜，兴奋得像小孩子一样。

天气热得不好受。女孩在老屋里四处张望，没有看到一把电风扇。与此同时，几个歹毒的蚊子在她白暂的大腿和手臂上叮了几个包。女孩皱着眉头，悄悄对喜庆说，我们去县城住宾馆吧。

不行！喜庆朗声说，一家人要吃顿饭，得跟爹聊聊，喝喝酒。

女孩知道喜庆跟他爸感情深，只好暂且忍着不适，再打量着二叔时，她惊奇地发现二叔的指甲也和她一样涂了指甲油。

老爸涂了指甲油，好前卫啊！女孩的话脱口而出。引来周围的人们竞相查看二叔的手指甲。二叔一惊，面色如煮熟的虾米。

不知谁一声哈哈，打破这尴尬，一个个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二叔的手指甲和脚指甲颜色的确与众不同，他的指甲被涂上了板栗壳一样的褐红色，油光发亮的。有位大娘道出了缘故：喜庆他爹长年插秧，手脚是在田里浸成这样子的。插过秧的人都知道，长时间浸在施了化肥的稻田里，指甲就会变色。

父子俩一来二去地干杯，掏心窝地说话。喜庆摸着二叔粗糙且瘦弱的手，低头看着二叔一双涂满“指甲油”的老脚，心头一热，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。

二叔头一仰，一口吞下一杯酒，然后喷着酒气说，喜庆呀，你让我骄傲地做了20多年的父亲，我已心满意足了。

去年，二叔在省城喜庆家无疾而终，享年74岁。二叔是带着微笑走的。